

陳筱梅編

柳宗元文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版

全一冊實價國幣四角

柳宗元文選

版權所有

編者 陳筱梅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四四二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四川路開字三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柳宗元文選目錄

一 記事文……………一

- 監察使壁記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饜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興州江運記
四門助教廳壁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整屋縣新食堂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永州鉄爐步志
記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鉅錫潭記

鉛鐻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二 敘說文……………三〇

天說

鵲說

祀朝日說

捕蛇者說

楮說

乘桴說

說車贈楊誨之

謫龍說

復吳子松說

巖說

觀八駿圖說

三 論辯文……………三九

封建論

四維論

天爵論

守道論

時令論上下

辯文子

論語辯二篇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聽冠子

晉文公向守原讖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斷刑論下

辯侵伐論

六逆論

四 論說文……………五八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

鞭賈

吏商

東海若

乞巧文

罵尸虫文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憎王孫文

逐畢方文

辯伏神文

愬蠶文

哀溺文

招海賈文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杜兼對

天對

晉問

答問

起廢答

五 書啓文……………一〇六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大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答嚴厚與秀才論爲師道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

與友人論爲文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與楊誨之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答貢士沈起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裴墳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

答劉禹錫天論書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復杜溫夫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上湖南李中丞千廩倉啓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
 上大理崔大卿夜制舉不敏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上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六 傳文……………一六九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頰蠟傳

七 序文……………一七五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送婁圖與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送崔羣序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送李判往桂州序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尙書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涪州量移澧州序

送薛存義序

送薛判官量移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雀子符罷舉詩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送辛生下第序略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

送從第謀歸江陵序

送灑序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序飲

序棋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送易師楊君序
 送徐從事此遊序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元八山人南遊序
 送賈山人南遊序
 送方及師序
 送僧浩初序
 送元嵩南遊序
 送元嵩師序
 送琛上人南遊序
 送文郁師序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八 賦文……………二二三

懲咎賦
 閔生賦
 夢歸賦
 囚山賦
 愈膏肓疾賦
 佩韋賦
 瓶賦
 牛賦
 解崇賦

九 祭文……………二二二

爲章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祭萬年裴令文

祭楊憑詹事文

祭穆質給事文

祭呂衡州温文

李中丞文

爲韋京兆寄杜何中文

哭張後餘詞

祭李中明文

楊氏子承之哀辭

舜廟祈晴文

雷塘祈雨文

祭轟文

楊牙文

祭井文

禱門文

祭六伯母文

祭獨孤氏丈母文

祭從兄文

祭弟宗直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

祭崔氏外甥文

祭崔氏外甥女文

祭外甥崔駢文

祭呂景叔文

祭崔君敏文

祭段弘古文

十 墓誌銘……………二四二

單季子墓銘

續榮澤尉崔君墓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志從父弟宗直殯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伯祖妣趙郡李氏夫人墓誌銘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亡妻弘農楊氏誌

下殤女子墓壇記

小姪女子墓壇記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
文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馬室女雷五葬誌

故永州使史流配驪州崔君權厝誌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東明張先生墓誌

虞鳴鶴誄

故處士裴君墓誌

十一 碑記文……………二七二

碑陰記

龍安海禪師碑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南嶽船舟和尚第二碑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碑陰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湘源二妃廟碑

饒娥碑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

君睢陽廟碑

曹溪第六祖諡大鑒禪師碑

南嶽阿彌和尚碑

岳州聖安寺無名和尚碑

箕子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師

終南山祠堂碑

太白山祠堂碑

碑陰文

十二 一部份未整理之稿件……

……………二九三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

禮部賀冊尊號表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賀踐祚表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爲王京兆賀兩表四則

弔萋弘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伊尹五就桀贊

霹靂琴贊引

龍馬圖贊

誠懼箴

憂箴

師友箴

敵戒

三戒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文選

一 記事文

監祭使壁記

禮禮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柔威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曼擊之樂。篋簾綴光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盥洗。俎豆醴醢之器。必繫於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

威引數其實。設筆朴於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整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

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冀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船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饋。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

治也。閉閔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赦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儼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轡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燾，金節析羽，旆旗旗旆，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郡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蜺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銅鼎體節，燔炮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醞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吹鼓擊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實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敍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云。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曷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却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出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又，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甯王張公爲能，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弛我舊規，高其閭闕，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闔闔，登大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睡，而戎虜伏息，茂功溢于太常，感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驚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違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士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西上，若蹈利刃，感秋水涼，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籍物故，罈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弊，以備器用，卽山斲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鹽，摧其堅剛，化爲灰燼，舂鏹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旣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溝，萬夫呼拊，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旣會旣遠，澹爲安流，蒸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

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在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官職。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

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榘楚之政令，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抄，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爲博士，歸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闈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尙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達以天下之縣，政有小大，令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齋之地，秦作四十一縣，齋美陽

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穰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糞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於南里。旣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可度哉。爲之記云。

整屋縣新食堂記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於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爲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於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旣成。學校旣修。取其餘財。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旣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敘。禮曦笑語。講議往

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樽俎靜嘉。燔炮烹飪。達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臨。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符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壁丞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略。齋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畧。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循而習之爲非。恆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悞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事，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餽饋者，欲迥其途，故塞之，違曰：是非悞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謔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坵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滢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牘，際艦興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櫟，被之葳蕤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賈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

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旣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地。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遠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河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山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葺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旣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閑壤。伐惡木。剷輿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牙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苟灘山。涵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烏霧。來助游物。其隙則

抗月檻於迴轍。出風閣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遽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旣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披闡闢。車與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樽櫨節稅之華。不斲掾。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峩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霧。亘數十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膏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攘接荒服。俗參夷徵。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競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酒壺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解。輒角中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

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閭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感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將爲穹谷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聳山石，澗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駘于輿草，有泉焉，伏于土塗。地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旣焚旣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衣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閉廂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已乃延客人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殍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以爲二千石楷法。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閉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藜藿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欹側以入。繇谷跨豁。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劊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廖廊泓滄。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齟。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何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闔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政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

明之具，使之清甯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厯賦擾，民訟于牧，推能齊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葦月辦理，宿蠹藏森，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召，豨豚糗醢，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蒸峯，瓊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交子驪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

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詰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會。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矚。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尙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

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孝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鬻童之歸，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警，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墀，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他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絃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殺絃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坵，休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柳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陝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

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擊擊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尙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嚮。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言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矚。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滿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其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偈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遂神于隱。還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闕之。廣大遠。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林木若干。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厓。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寔。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院記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

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於時。其後天台顓大師。普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睦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眞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人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理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漘。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鐻刀鈇者。懷價而來。能之得其欲乎。則求位

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爲其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何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鏹。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瓿。創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滄。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澗。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更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帝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

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謂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顛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至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人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鉅鐸潭記

鉅鐸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

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漢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台。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潑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物土者。非茲潭也歟。

鉛錕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鉛錕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殊不可數。其嶸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了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浮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潑潑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濃醪鄩社。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

於石。所以賀茲丘之禮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蔓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石上。倏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珠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鐔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墨。峽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苔。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楠。石楠。檉。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

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潮，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九，其大都如此，余無以其窮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渴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葛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像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床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互石爲底，透爲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拆竹掃陳葉，

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聖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

輿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圜，蛇得以爲數，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剗鋤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嶸闊瀾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沈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髮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

常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交。故以云。其山多樗多櫟。多篋雷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稊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稊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儻。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糝糝陰酒。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二 敘說文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墜底。爲癰瘍。疥癩。瘰癧。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

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塋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台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乎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臝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臝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實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臝癰痔草木耶。

鶻說

有鶻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陔。

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執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食決袋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唯且爲甚。今忍而釋之。所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鷹。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亦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執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且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且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擊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

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醫入無禦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擊踠，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鳴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吸噓毒瀉，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

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禘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令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數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漫。愾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漫。愾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愧然者乎。是設乎乾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爲乎。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讀神之爲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

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回也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避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佛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

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籍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籍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收。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籍。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下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卻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果能懷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還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誨之言曰。四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馮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不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燁然。被緞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異氣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嵒嶮爲宮室。誰其搏而斲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醜刻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爲之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覲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

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翥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奉恆多清明沖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擘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鶩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棋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交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

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騏驎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矣已。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三 論文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聽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威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郡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敷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諠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

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予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居。私土子人者。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宮。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禮而

導之，拜受而退已。漢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幸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旣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實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恆久爲天之道，舉斯二

者。八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恆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鑑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其布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攝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恆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恆。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故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知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數。會朝表

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股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仆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違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古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二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

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園囿。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賞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實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氣露寒暖之氣。大疫風吹。魃噉瘡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甯。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醫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譎譎者言仁。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其有譎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遺。猶十言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辯文字

文字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救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會子老而死。是書記會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會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會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會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起獨會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會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隘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

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充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充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充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尙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充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誼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不必取鵬賦以充入之。

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叔鞮。以異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執。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者。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

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悞。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前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顧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自然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讎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寬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讓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周禮，調人宰司，被人之讎，凡殺人而讎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

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嘗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嘗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驪子。

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斷刑論下

余旣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冬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

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詔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

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節也。

辯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駿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墜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

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尙也。秦用張繆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

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腹臆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可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四 論說文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聖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

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如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過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得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也，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

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拂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牽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取安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賊。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訕。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截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爲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僦。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僦。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墨而無文。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飄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煖湯以濯之。則遽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扼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

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斃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斃。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溷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封宋。徑乎。何以利爲者。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暖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所。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豬之阿。得二瓠焉。劒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蟻虻而質之。臭不可當也。望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浴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滌。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蟻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挾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壽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

室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刀抉石破瓠，投之孟豬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之海，而汨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室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螻蚋，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壽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韓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絳絲製，終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

絀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輟轉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儼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再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埜。蝸休於殼。龜鼈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徨爲狂。局束爲詔。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讎。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抹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息。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狺狂。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卹。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奮於臣。恆使玷黜。杳杳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伴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

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囁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頰蹙，喙唾胸歐，大報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昇，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繫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鬪，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鬃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詔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

不作然後爲帝也。余旣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言是處令，不擇穢卑，潛窺默聽，令導人爲非，冥持札牘，令搖動禍機，卑阪拳縮，令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以仁爲凶，以僭爲吉，爲淫諛詔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鬪爲安氣，譖下謾上，恆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於帝，遽入自屈，冪然無聲，其意乃異，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脩蝮恙心，短蟻穴胃，外搜疥癢，下索瘰痔，侵入肌膚，爲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讒汝慝，叱付九閻，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臺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鄴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於玄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巨爲棟楹，齊爲闔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飭，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以限肘腋，斂形詭狀，曲程詐力，

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謫。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塊坳。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瘠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脛蟻吮。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診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褐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咸施踣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諛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旣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擊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卽汝而汝卽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

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輿。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驅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螫。色混泥塗。其頸蹙。其腹次且。妻鼻鉤牙。穴處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斷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蠹。爲螭。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主。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咄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殪吾庭。葺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隳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旣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念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賢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急汝罪。形旣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責。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援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

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援之居山恆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嗷。嗜。嗜。強。強。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竊取人食。皆實其隙。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滿。然以是援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辭援。援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激激食。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令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令善者援。環行遂植。令止暴殘。王孫令甚可憎。噫。山之靈。令胡不賊旃。跳踉叫囂。令衝目宣斷。外以敗物。令內以爭羣。排闥善類。令譁駭披紛。盜取民食。令私已不分。充隳果腹。令驕傲驩欣。嘉華美木。令碩而繁。羣披競鬻。令枯株根。毀成敗實。令更怒喧。居民怨苦。令號寤旻。王孫令其可憎。噫。山之靈。令胡獨不聞。援之仁。令受逐不校。退優遊。令惟德是傲。廉來同。令聖囚。禹稷。令凶誅。羣小逐。令君子違。大人聚。令藎無餘。善與惡不同。鄉令。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令乃禍福之攸趨。王孫令甚可憎。噫。山之靈。令胡逸而居。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尙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蓋類物爲之者，詭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

皇后庇人令，敬授羣材，大施棟宇令，小蔽草萊，各有攸宅令，時闔而開，火災爲用令，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令，日十蒸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遠令，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令，炭死童孩，叫號驟突令，戶駭人哀，袒夫狂走令，倏忽往來，鬱攸孽暴令，混合恢台，民氣不舒令，僵踣顛類，休炊息燎令，仄伏煨煤，門驚晦黑令，啓伺奸回，若墜之天令，若生之鬼，令行不訛令，國恐壹已，問之禹書，畢方是祟，嗟爾畢方令，胡肆其志，皇亶聰明令，念此下地，災皇所愛令，僂死無貳，幽形扇毒令，陰險詭異，汝今不懲令，衆愬咸至，皇斯震怒令，殄絕汝類，祝融悔禍令，回祿屏氣，大陰施威令，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集其趾，逞工銜巧，莫救汝死，詰知急去令，愚乃止此，高飛令，翱翔，遠伏令，無傷，海之南，令天之裔，汝優遊令，可卒歲，皇不怒令，永汝世，日之良令，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

余病瘥且悸，謁醫視之，曰：惟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

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於以過乎。余戍然慙，愀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竽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乎，惟餌之良，愉心舒肝令，魂平志康，駸開滯結令，調護柔剛，和寧悅懌令，復彼恆常，休嘉訴合令，邪怪遁藏，君子食之令，其樂揚揚，余殆於理令，榮衛蹇極，伏盃積塊令，悸不得息，有醫導余令，求是以食，往沽之市令，欣然有得，滌濯爨烹令，專恃爾力，反增余疾令，昏潰馮塞，余駭其狀令，往尤于醫，徵滓以觀令，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令，茲謂踳鴟，處身復大令，善植圩卑，受氣頑昏令，陰僻欹危，累積星紀令，以老爲奇，潛苞水上令，混雜蠓蚘，不幸充腹令，惟癩之宜，野夫伎害令，假是以欺，刮肌刻貌令，觀者勿疑，中虛以脆令，外澤而夷，誤而爲餌令，命或殆而，今無以追令，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僞令，知者蓋寡，考之不良令，求福得禍，書而爲詞令，願寤來者。

愬螭文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令，壽善天穰，終何爲令，堆山隴江，司者誰令，突然爲人，使有知令，畏危慮害，越走祇令，父母孔愛，妻子嬉令，出入公門，不獲非令，激激湘流，清且微令，陰幽洞石，蓄怪螭令。

胡濯茲熱。卒無歸令。親戚叫號。閭里思令。魂其安遊。覲湘壘令。嗟爾怪螭。害江湄令。涎泳重淵。物莫威令。鰲形決目。潛伺窺令。膏血是利。私自肥令。歲既大旱。澤莫施令。妖猾下民。使顛危令。充心飽腹。肆赦嬉令。洋洋往復。流逶迤令。惟神高明。胡縱斯令。蔑棄無辜。逞怪姿令。胡不降罰。瀟川坻令。舟者欣欣。游者熙令。蒲魚浸用。吉無疑令。牲牲玉帛。人是依令。匪神之愬。將安期令。神之有亡。於是推令。投之北流。心孔悲令。

哀溺文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令。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令。浩濕蕩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令。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令。負重踰乎崇丘。旣浮頤而滅簪令。不忍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令。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以舞瀾令。魂俛偃而焉遊。龜鼈互進以爭食令。魚鮪族而爲羞。殆食羸以齎厚令。終負禍而懷讎。前旣沒而後不知懲令。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令。反賊己。

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令。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令。胡昧屬而蒙鈞。大者死大令。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卒。以道天令。與害偕行令。以死自繞。推令而鑿古令。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符令。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令。牛腹尸而不盈。民旣貧而無知令。故與彼咸諡爲氓。死者不足哀令。冀中人爲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咨海賈令。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令。顛倒日月。龍魚傾側令。神怪躑突。滄茫無形令。往來遽卒。陰陽開闔令。氛霧滄渤。君不返逝。逝恍惚。舟航軒昂令。下上飄鼓。騰轉嶢嶢令。萬里一覩。萃入泓坳令。視天若暈。奔螭出扑令。翔鵬振舞。天吳九首令。更笑迭怒。垂涎閃舌令。揮霍旁午。君不返令。終爲虜。黑齒齟齬。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斲又牙。踔嵌崖。蛇首掃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譁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令。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疑疑。君不返令。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鋌。君不返令。晝沉頭。其外大泊。萍齋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令。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令。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令。魂焉薄。海若奮貨。號風雷。巨鼈領首。丘山頽。猖狂震颺。翻九垓。君不返令。糜以摧。咨海賈令。君胡樂。出幽險。而

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歧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令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謀。賈鹽大九。治卿居。稜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微世所趨。君不返。令諡爲愚。吞海賈。令賈尙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令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令。寧君軀。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旣滅。范中行。志益大。令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魚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鱣鱣。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鱣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憎。環坻激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鯨。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

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橋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鈔鯁鱉，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繪其肉，劍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鯁鮪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驅韓魏以爲羣，絞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深怨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胸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羸蕘，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

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漚泄，藏石走礫，連臚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降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掩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晚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蟻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闐闐以守汝，汝款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

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萎我締。溽暑之饑。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踏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湊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嗜有餘矣。是及吾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予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旣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尙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粟危厲。偃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僂佯其形。茫乎若昇高以望。瀆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眚。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闕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爲唐構杌鑿鑿者，亡以異。然而卒入爲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熱，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於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譴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

天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有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

明闢闇，惟時何爲。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習黑晰眇，往來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

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

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對。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鞆渾淪。蒙以園號。

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對。冥疑玄釐。無功無作。

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

對。烏篨繫維。乃靡身位。無極之極。溱灑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對。皇熙臺臺。胡棟胡宇。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問。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懜厥列。

問。天何所杳。十二焉分。

對。折筭剡筵。午施旁豎。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對。規燬魄淵。太虛是屬。葦布萬燐。咸是焉託。

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對。幅旋南晝。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有谷汜。

問。自明及晦。所以幾里。

對。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對。燬炎莫儻。淵迫而魄。退違乃專。何以死育。

問。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對。玄陰多缺。爰感厥免。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爲。

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對。怪瀾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

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對。明焉非闔。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對。孰旦孰幽。繆纏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咎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對。惟鉉譎譎。隣聖而擊。恆師虜蒙。乃尚其圯。后惟師之難。躡類使試。

問。鴟龜曳銜。鉉何德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對。盜埜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

問。伯禹腹鉉。夫所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對。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糞。夫固不可以類。肱躬蹙步。橋楯勤踣。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問。洪泉極深。何以窺之。

對行鴻下隕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

問：地方九州，何以墳之？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問：應何龍畫，河海何歷？

對：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奮錡究勤，而敷畫厥尾。

問：鉉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對：園蕪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

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滄？

對：州錯富媪，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庫。

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對：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慘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激激，又何溢爲？

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對：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

問。南北順橢。其衍幾何。

對。茫茫不準。孰衍孰窮。

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對。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處爰都。

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

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對。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不革。由是而門。

問。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對。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問。日安所到。燭龍何照。

對。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對。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問。何以冬暖。何以夏寒。

對。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問。焉有石林。有獸能言。

對。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嚶。人名是達。

問。烏有虬龍。負熊以遊。

對。有虬蛟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此神。

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對。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問。靡萍九衢。臬華安居。

對。有萍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臬。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

對。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對。僊者幽幽。壽焉執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

問。鮪魚何所。魼堆焉處。

對。鮪魚人貌。邇列姑射。魼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問。羿焉彀日。烏焉解羽。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

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配合。厥身是繼。胡維嗜

慾不同味。而快龜飽。

對。禹懲于繡。兪婦亟合。肢離厥膚。三門以不眠。呱呱之不盡。而執圖厥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

對。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耆。曷戚曷孽。

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

對。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厥。正。帝授柄以撞兇窮。聖庸夫執克害。

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對。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墁。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胡。往。不。道。

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對。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贊。嬪。

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對。禹。母。產。聖。何。鬪。厥。旅。彼。淫。言。亂。囑。聰。職。以。不。處。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對。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

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對。靈。皜。厥。鱗。集。矢。于。皖。肆。叫。帝。不。謀。失。位。滋。嬖。有。洛。之。嫖。焉。妻。于。狡。

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對。夸。夫。快。殺。鼎。糝。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

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對。寒譎踴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奸民是滅。舉土作仇。徒怙身弧。

問。阻窮西征。嚴何越焉。化而爲黃能。巫何活焉。

對。絃殛羽巖。化黃而淵。

問。咸播種黍。蕭藿是營。

對。子宜播種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以讜以都。

問。何由并投。而魃疾修盈。

對。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

問。白蜺嬰蕪。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對。王子恠駭。蜺形蕪裳。文礪操戈。猶憤夫藥良。終鳥號以游。奮厥篋筐。留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對。陽潛而鬢。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問。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對。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脅屬支偏。尸帝之隅。

問。鼈戴山抃。何以安之。

對。宅靈之丘。掉焉不危。螫厥首而恆以恬夷。

問。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對。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尙窄之。

問。惟燒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將。濼繆以力。兄應聚之。康假于囿。肆克宇之。

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對。旣裳旣舍。宜咸墜厥首。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對。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

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尙或艱之。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對。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對。警父仇。舜以不儻。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媯之汭。

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對。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問。登立爲帝。孰道尙之。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對。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化七十。工獲詭之。

問。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對。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巨鼻以

賦富。

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對。嗟伯之仁。遜弟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問。綠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對。空桑鼎殷。詔羹厥鵠。惟軻知言。瞞焉以爲不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洮叢淵。虐后以劉。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對。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問。簡狹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

對。譽狄禱禱。契形于胞。胡乙馘之食。而恠焉以嘉。

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對。該德胤孝。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隱。

問。胡終弊于有卮。牧夫牛羊。

對。牧正矜矜。澆扈爰踣。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對。辛后駭狂。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鬻寶被躬。焚以旗之。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對。扈釋於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床以斲。

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問。昏微循迹。有狄不甯。何繁鳥萃棘。貧子肆情。

對。解父狄淫。遭慙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對。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執凶怒。嗣用紹厥愛。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對。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於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賡。有莘之婦。

對。胡木化於母。以蜴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

問。湯出重泉。夫何畢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對。湯行不類。重泉之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憑怒以割。祭挑而讎。

問。會通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執使萃之。

對。膠鬲比糝。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

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對。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對。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對。威道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譜舞靡之。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對。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問。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對。穆愴祈招。猖洋以遊。輪行九野。惟恠之謀。胡給娛載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

問。妖夫曳銜。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對。孺賊厥誅。爰壓其弧。幽禍肇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褻殺。諛尸謗屠。孰鱗榮以徵。而化龜是辜。

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對。天邈以蒙。人亾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擊而壞。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詔是服。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僂寵。

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對。干異召死。雷濟克后。

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對。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子冰上。烏何燠之。

對。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蓋崇長焉。

問。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對。既岐既疑。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尙焉。

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對。伯鞭于西。化江漢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

對。踰梁囊。羶仁蟻萃。

問。殷有惑婦。何所讎。

對。妲滅淫商。痛氏以亟去。

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授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對。肉梅以頌。烏不台訴。執盈癸惡。兵躬殄祀。

問。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對。牙伏牛漁。積肉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眦顯光。奮刀屠國。以犇饋厥商。

問。武發殺殷。何所愾。載尸集戰。何所急。

對。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粟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壑。夫誰畏懼。

對。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螭訟螭。賊而以變天地。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對。光御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履。而男益德邁。

問。彭鏗樹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蟻微命。力何固。

對。蠅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

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對。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問。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對。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問。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

又何言。

對。咨吟于野。胡若之復。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嘸。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啗厥詐。讒登狝庸。拂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對。闔緯厥武。滋以侈類。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對。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

對。款吾敖之闕。以旅尸。

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對。誠若名不尙。曷極而辭。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滄。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聲訥鬱怒。若熊羆之咆。

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喘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覩關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泗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收則蕃，以畜則庶。而人庸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糜泔。鼉鼉詭恠，于于汨汨。騰倒越跌，委泊涯涘。呀呬欲納，摧雜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鶻干巖。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瀚沔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輻之所負，撞檣之所御，鱗川林壑，墮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鍛爲鈞，爲鑄爲鏃，爲爲鏃。出太白，徵虜收，召招搖，伏蜚尤，肅肅徒徒，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狃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犀，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奔奔，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跼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擊羣夷，技擊節制，闢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

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旒旒，溶溶紘紘，鞞鞞鞞鞞，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駮，踰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旗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檣，迴食野藉，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悅，閉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空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掄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攪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洩更嘯，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蝻集，啾啾漑漑，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靡，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外洞內貞，瀋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岩崖之欹傾，澗壑之紆縈，凌嶺之杪顛，漱泉源之塗澁，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

連轡栉填層谿。丁丁登登。硯破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瀾瀾。洶洶轟轟。若籌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嘯掎殺。摧崒扶北。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鴟鵂鷲。鶴號鳴飛翔。獬豸奔觸。孽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隄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壑。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挫首軒尾。頃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浴山觸天。旣漣旣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禡祁旣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雷斷流。脩網巨山。罩罾罟麗。織絃其間。巨舟軒昂。佗佗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白龜。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攬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罟。騰天彌圍。掉躡擁頭。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搗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鬱切。

莫保龍籍，具糝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鈔鱈鮓，鯉鯪鱧魴，鱖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系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烏齒，聞鱸炙之美，則掩鼻蹙頰，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瀟瀟畦畦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敝令均勻，渙令鱗鱗，邈瀟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脈寫膏浸，溼濕滑汨，彌高掩庖，漫壠冒塊，決決沒沒，近遠混會，抵值堤防，溼瀼滯瀼，偃然成淵，溱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灑，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羃羃，翳儻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礫，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龍從增益，大者印礫，小者珠剖，涌者如坻，拗者如缶，日晶煜煜，盤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觀，巍巍乎滌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

民利也。

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於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繇。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駢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饋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勒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尙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

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言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致太平。動以堯爲准。先生之言。道之真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數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諱。過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狼狽擯侮。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

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詰責。吾繯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躡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茫深閤。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囁嚅。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越起批振。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默塞。耗耗望惑。扶異探恠。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則自齷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萃。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顛嚚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轆轤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滌滌。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據擗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繫。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駮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黑鐘元閉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燦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鯁

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個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靡眇連蹇。顛頓披歷。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令。禹益之憂令。能者任而愚者休。令。蹶蹶蓬蓬。樂吾因令。文墨之彬彬。足以舒無愁令。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卽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鰲老壯齒。十有一人。謾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暨浮圖。中廢病羸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暨浮圖有師道。少而病暨。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俛俛無所師。遂相與出暨浮圖。以爲師。盪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暨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悅。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廢病羸之駒。羸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硃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恆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廢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沂江。將至。無

以爲乘。庾人咸曰：病類駒大而不可秣飾焉。他馬巴剌庫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鬣，刮惡除漬，莖以雕胡，秣以香蕒，錯貝鱗纒，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纏以朱綏，或膏其鬣，或劑其睢。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邀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鰲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臙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翬足涎頰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頰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卬角羈貫，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會不得志，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翬足涎頰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賜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五 書啓文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爲也。忽捧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險。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誣訶萬端。旁午搆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絜

筑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纒。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願眇無後繼者。惻惻然歎歔。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身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總於晉。終以無死。鐘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明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

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擢死。後至御史大夫。黃仲舒劉向下獄。嘗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澆忽。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底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鈔。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大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醪。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愷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感感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膏土。單布美化於黎庶也。遂寬然

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而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恫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感，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諛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胸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踟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汗，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讖，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繡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

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豈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最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入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擊擊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

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嗷嗷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僂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望居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若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當也。未嘗敢以怠心明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宜。節激而發。

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實，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焉。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感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

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偃偃于下列。咕咕于末位。僂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爲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屈己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

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章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

在京都市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龜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愨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尙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尙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慷慨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駸卒無所爲。但趁超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

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嘗。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有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朝夕，唯恬安無事是望也。乃今有焚燒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滄瀾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所取顯貴者，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天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

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闢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乎爾。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會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章。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篇。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讎讐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溼然感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

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載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既以高文，開其知思，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慙數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致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崔生足下。尋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道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

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慰，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癭，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嗜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有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於其嗜嗜者，不具。宗元白。

客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

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每爲一書。足上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恆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蟻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污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

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

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猶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尙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尙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撞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鄆。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增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擊火不得作。化墮廡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蓄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音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友人論爲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錯礪之不工。頗類之

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剋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甚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扶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譏起。金聲玉耀。誑聲警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之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鞞拊缶。必有所擇。願鑒視其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答元鏡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說。不唯充賦稅養祿秩足己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爲大任。甚感甚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用是尙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敝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然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况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

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隔。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者。祁大夫下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

粹美而爲麤礦慘悍所中，懼傷予敬醇，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喜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賴不發，叢菌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採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壤，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躡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吞食而忍者，

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粳啖粟粟者，皆可以謀諷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篤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不于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然若枿，隤然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感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惡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

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之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像。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旣言。皆沮然盼睽。思有以己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遺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糝燥瀝。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

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兄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恆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啞。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己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饒饒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坐。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蜜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

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闔門之內，予姓親昵，則予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闔門之內予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懷懼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羶羊以爲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祈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然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

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胎。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感於外。君子之道也。然而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方其中。圖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具爲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料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恆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

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續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下，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很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踏弊自絕，故吾信夫征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能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

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車說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疆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污雜駁譁。尙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茫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於行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遂。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疊浴以伯冢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之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虜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藁。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

羅者。右左反矜。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
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
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感。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
又聳踊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壘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
盧狗之過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己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
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
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明聖。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
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
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
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
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
說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齏。吾
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
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

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矜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坻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孰，講堯舜孔子之道亦孰，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君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

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誇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痛指駸駸，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憫廢錫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苻鋸，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隍，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日。沈候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駘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瑤璧之寶甚厚。僕之狃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歐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巨聞。

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加相百。覽者歎息。請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是用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阨。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也。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

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茲咄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

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亘趣。堯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季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感。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瘡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羶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牽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

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懣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敝屣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尙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拔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頽。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

惟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儻冀愜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率乃一售，不得者譁張排，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尙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墜壤鼓腹樂堯舜之道也。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微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尙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嘗已平矣，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至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戾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宮六塞，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益力氣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忘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宜。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儵書

思兄謙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哉助

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嘗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修。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置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聽。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膚瘙癢。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恍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啞謔。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

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余。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日視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僕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乎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瘠。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疇。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蔞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豈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

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大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己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

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和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常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飄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惺惺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移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環璫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溷濁，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有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苦憤排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仰，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感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旣，宗元謹再拜。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擘悖亂。雖不爲史。其宗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

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異。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嘗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

取芻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遺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癘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微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涉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尙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

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經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饋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臝之自爲果臝，癘痔之自爲癘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父勝者，若天恆爲善，人恆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豎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蒼蒼之先

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恆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曰。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會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常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辯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

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孟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

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虜，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奸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世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閒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

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巳。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函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駸滯。多所未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誨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吾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恠。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辯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常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蠋鵲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

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緋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蹟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撫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踏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辭，祇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

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瀟瀟荒懇，叩穎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累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近念往愆，寒心飛魄。

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甯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臍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歎歎，晝詠宵興，願爲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橐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贖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

言者有所閒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辱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軌，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怏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驛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獲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窮強暴，以甯師人，旣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倭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

一族伏惟不棄狂警。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贖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驪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捫刑。名爲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刑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情輕贖。上湖南李中丞千廳倉啓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民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賜之。賜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猶以潔白其

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慚。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貨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於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遣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竊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賴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旣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們。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

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廬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其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味味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魍魎遊。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惶。謹啓。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

爲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徨布獲。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勳力。宜著於著祀而不可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感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悔懼。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宏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專用候謁。伏蒙述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遠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蹟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臨所著文啓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忤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九年於今。兢愧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

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與者。忽仰聯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能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踴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幽鬱泄。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成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決進退啓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違俊造之末跡。前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閱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呼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駕鷲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

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蛾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躡翼。拜祈公侯之閣。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念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納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踊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踊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拔文。時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哀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祇取譖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領。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鮒。奮鱗而縱海。落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厭。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蓬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聯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探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

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於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而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補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味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荷榮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細。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邠謀謨。辛趙之罕。美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德一。以致太平。人有申甫魏邠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恆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編。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微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其與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竄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始閣下爲尙書郎。薦寵下。豈士之聰於門闥者以十數。而某尙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薦仍囚錮。魂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威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浴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遠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警。警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踊躍殘魂。

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辭。致之煙霄。分絕流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培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念。若覲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倫魑魅之羣。何以報惠。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六 傳文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瘵。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者。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

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苟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縵，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漢官因以爲己利，苟得僮，妾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而蕘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見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

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頗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之還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成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能不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矜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旣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

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得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

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閉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閉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闌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

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巫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扃。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與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卒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

蝨蠹傳

蝨蠹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

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七 序文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曰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於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爲伍。常續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租於外。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於是編其錢詩若干篇。紀於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孰。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

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會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尙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罄飲食。馳堅良。以驪於明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媮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者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升而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平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且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遠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憚。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憚。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

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滑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諭。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旣去大慙。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錢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粟至和之至者。必合

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交道其直。其有含者歟，是故日章之壘，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救柔深明，冲曠坦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景朗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僕曹，敝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聞歲驟遊邠壇，今戎帥揚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羣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越而代之位。黜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丞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事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遠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噴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諭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壩故疆，拓

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筯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熱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于漢史。眞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議府。盜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之。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泊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

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跪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慝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威。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旣充金馬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其如遊于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幸君。旣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召。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相儀。合度於易于之閒。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誅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

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恆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客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巨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鞵。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閒。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若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輟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還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

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煥，往卽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舉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速錢於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於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覩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於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旣升名天官，告余東遊，是將乘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爲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

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甯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巫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冒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藹關左。文士往往彷徨臨望。坐得勝概焉。吾固翹翹褻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筭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切磋琢磨，鑿礦括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恩禮重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疢，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於是，未嘗不盡然內傷。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爲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慙，覩其

跡溫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尙書之爲荊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竊。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卽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爲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閒盜遂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旣上道。盜以徒百人庶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右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旣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尙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躡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熱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重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耶。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緝。濟北相韓千。

秋以匹夫之諫，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勅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討贏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度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禮、禮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旣至，而君適離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大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賦，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澚，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違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息，勤力而勞

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踐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實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於下。此恆狀也。異於恆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感於貌。不悻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恆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譴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恆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瘡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避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

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論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下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槩載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們。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匿內訟。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遠。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于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周乎志者。窮蹙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避京

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蹙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睿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割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鉤喙甚直。懷有美餌。而缺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之知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舞。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

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儲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列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

年麗澤之益。鐵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敘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隱而未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幸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警史之任。吾不及知。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遺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數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

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文愿以恆，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不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伺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旣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小能已，故略。

送從兄僊罷選歸江淮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於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於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違違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違祖訓也。然而闕滄澗之養，乏庾釜之畜，逼迸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恆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祖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擊磬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衛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於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篇。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威爲文詞，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徙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

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煖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益壽，兄弟循循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盡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飲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遺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史者。閉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緯更爲刑都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自吾爲僂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詔。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然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異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於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

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名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游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難抵。暴挫抑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恆孤危。詭詭忮忮。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於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馱粟稻。欺紈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毗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尙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任。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處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烟。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超湘中。爲顛顚客耶。余旣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瀟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信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得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愚自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會

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何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蓋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脣，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前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專得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躑躅以求知於世，而避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以當世，故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爲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旣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

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顛氣之始。間歲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於後。咸命爲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於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簪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洞於坎。不止於坎。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簪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權拊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大笑。驩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

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糾遼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遼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棋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尺。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棋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譏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焉。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對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石。故敘。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送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乃已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攬塗祕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願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誠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秦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者。昔韋以孟詩禮傳藝。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囚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湛爲祭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待中公。以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去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憂禮而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也。孝其勤勞。揚於家邦。游其

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鄉魯，恩溢髻九族，禮儀乎他們，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迄於今友相錯糺，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記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攬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瓊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議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則，孫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

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泱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

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揚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敢城鎮，諸葛武侯傳論，錢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旣悟文而疾，旣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完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誼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充禮。余嘗聞而志手心，會其子侁，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幸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

官古之太右，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詩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孺。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瓊瑤在魏，機雲入洛，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墳箴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賈，曷能及茲。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薦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敍于首章，操斧於班則之門，斯強顏耳。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奧，祇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

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遠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於燕堂，饋之侯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易習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瓊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瓊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闊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合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論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灘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翹蜚廉以寄聲於

廖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諸，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改，行未嘗怪，其居室惛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卽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吾己居，或以匱己之虛，或盈其虛，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後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

然不踰節。交於物。沖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臣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於他好事者。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適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閒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

軌者其亦啗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南遊序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閉法。可盡心爾。餘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胸中。猶煎煉然。閉士元嵩。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節。不籍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擲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淩泉之有冽。今防墓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爲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永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未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己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之有惻。詩曰。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爲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爲解珠纓。

送元嵩師序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寶。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嵩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

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反其上。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親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詆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嵩陶氏子。其上爲通侯。爲高士。爲儒先生。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敘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尙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而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眞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者之爲空。蕩而無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

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遁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條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懷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驅。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擊。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媚。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恆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溺。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

禮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賦之。退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恆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於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車。魯滯之贈後吳鼎。今錢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車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八 賦文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令。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閱世令。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令。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令。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旣信直令。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導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令。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令。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令。而無其形。推變乘時令。與志相迎。不及則殆令。過則失貞。謹守而中令。與時偕行。萬類芸芸。

令。率由以寧。剛柔弛張令。出入綸經。登能抑枉令。白黑濁清。蹈乎大方令。物莫能嬰。奉許謨以植
內具。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令。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令。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
慮以周圖令。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令。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令。遭任遇之卒迫。
勢危疑而多詐令。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令。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令。衆呀然而
互嚇。進與退吾無歸令。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鑑之明宥令。疊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令。宜夫
重仍乎禍謫。旣明懼乎天討令。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令。類磨廳之不息。凌洞庭之
洋洋令。泝湘流之汙汙。飄風擊以揚波令。舟催抑而迴遭。日霾曠以昧幽令。黜雲涌而上屯。暮屑
牽以淫雨令。聽嗷嗷之哀援。衆烏萃而噉號令。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令。逝莫屬余之形
魂。攢鬱奔以紆委令。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令。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令。羈纍禁
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令。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令。不殛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令。猶
留質而自持。將沉淵而隕命令。詐蔽罪以墓禍。惟滅身而無後令。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
令。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令。長拘擊而轉軻。曩余志之脩寔令。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
而盜名令。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令。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令。固羣禍之際也。御
長轡之無楫令。行九折之峨峨。却驚棹以橫江令。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令。完形軀之旣

多。苟余齒之有懲，令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令，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令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阻，令紛畏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令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令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令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令幽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謬，令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令騫駘以爲騁。玄虬蹶泥，令畏避鼉鼉。行不容之嶮巖，令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令鷓鴣羣而厲吻。心沉抑以不舒，令形低摧而自慙。肆余目於湘流，令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令蒼梧鬱其蜚雲。帝華幽而野死，令世莫得其僞真。屈子之悵微，令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令矧吾生之菑艱。列往則以考己，令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巖而企踵，令瞻故邦之殷轅。山水浩以蔽虧，令路蕭勃以揚氛。空廬頽而不理，令駢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令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令有垂訓之謨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令猶希勇乎訥賁。顧余質愚而齒滅，令宜觸禍以貼身。知徙善而革非，令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令會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令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令邈離絕乎中原。壤汗潦以墳沕，令蒸沸熱而恆昏。戲鳥鶴乎中庭，令葦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令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

俯慄乎。拜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令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令竊有斷乎。百先。明神之。不欺余令。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令。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懼擯斥以窘束令。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令。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於荒陬令。心懽懽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令。息悒翳而愈微。歛騰踴而上浮令。俄溼濼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令。顛詞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令。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余以往路令。馭儼儼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令。云濟余乎西北。風纒纒以經耳令。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瀾漫令。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颯以盪擊令。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滌汨令。進怛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令。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令。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令。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令。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令。崢嶸榛棘。喬木摧解令。垣廬不飾。山蝸蝸以巖立令。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令。涕汪洋以隕軼。類暉黃之踰漠令。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儼令。心回互以壅塞。鐘鼓嗶以戒旦令。陶去幽而開寤。眷爵蒙其復體令。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令。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令。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令。猶流疇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我令。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令。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令。胡爲故國之爲慕。首丘之

仁類令。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令。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令。雖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令。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勢令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迥令。若重墉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軌旁出令。下圻裂而爲壕。欣下頽以就順令。曾不敵平而又高。沓雲雨而瀆厚土令。蒸鬱勃其腥臊。陽不舒以擁隔令。羣陰互而爲曹。側耕危穰苟以食令。哀斯民之增勞。攢林麓以爲叢棘令。虎豹咆囂代狴牢之吠嗥。胡井管以管視令。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令。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爲桀令。匪豕吾爲牢。積十年莫吾省者令。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令。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令。吾滔滔。

愈膏盲疾賦

景公夢疾膏盲。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於堂下。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掩。四支且安。膚腠營胃。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

死之端。巫新麥以爲讖。果不得其所養。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令。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盲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辟標感歎。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始背鶴髮成童兒。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爲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盲之所羈絆。余能理亡國之刑弊。愈膏盲之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人絃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素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疾生於火風。彼膏盲之與顛覆。非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爲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爲干櫓。以信義爲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發。惑退舍。一握而義和匪吳。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雖鼎。而自息。誠天地之無親。曷膏盲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踟斂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醫。吾謂命不可繯。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爲聖主。保天壽爲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卽壯之，蓋有激也。恆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令，塊天質之慳醇。日月迭而化升令，滯遁初而在神。雕大素而生華令，汨末流以喪貞。馳往躡而周章令，懵倚伏其無垠。世旣奪予之大和令，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令，鬱蹤臯而不揚。猶悉力而究陳令，獲貞則於典章。嫉時以奮節令，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令，瞰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令，頽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令，惡浮詐之相詭。思貫忠于明后令，振教導乎退軌。紛吾守此狂狷令，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奧謨令，攀往列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令，固譚人之嘉猷。嗟行行而躑躅令，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廊殊令，寒與暑而交修。孰中而俟命令，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令，亦愀然於伐國。尼父戮齊而誅卯令，本柔仁以作極。蘭竦顏以誚秦令，入降廉猶臣僕。吉優繇而布和令，殘萑蒲以屏匿。劍拔刃於霸侯令，退躬竊而畏服。寬與猛其相濟令，孰不頌茲之威德。克明哲而保躬令，恢大雅之所歸。陽宅身以執剛令，率易帥而蒙辜。羽復心以韜志令，首身離而不懲。雲岳岳而專強令，果黜志而乖圖。咸弱屏以折訓令，肆殞越而就陵。冶訐諫於昏朝令，名崩弛而陷誅。苟縱直而不羈令，乃變懼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令，固摧轅精失途。遵大路而曲轍令，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允塞令，抵暴梁而壞

節。家撝謙而馮美令。脅子公而喪哲。議師仁而惡很令。遂潰騰而滅裂。斯委懦以從邪令。悼上蔡其何補。徐偃柔以屏義令。條邦離而身虜。桑弘和而却武令。渙宗覆而國舉。設任柔而自處令。蒙大以而不悟。故曰純柔純弱令。必削必薄。純剛純強令。必喪必亡。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令。變而無窮。交得其宜令。乃獲其終。姑佩茲韋令。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申。佩于躬令。本正生和。探厥中令。哲人交修。樂有終令。庶寡其過。追古風令。

瓶賦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鼻壅相追。詔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然縱傲。與亂爲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已雖自售。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爲。不如爲瓶。居井之眉。鈞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莫而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瓶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微覲一時。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

若知牛乎。牛之爲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抵觸隆臑。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陶泥蹶塊。

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絨膝。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糞菽自與。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蹄。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崇賦

柳子既諱。猶懼不勝其口。筮以女。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喜而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令。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令紛捭霍而要遮。風雷號號。以爲臺籥。令。回祿。焮怒而喊呀。焮堪。輿爲獻。鐵令。蕪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令。倒扶桑。落棠膠。轉而相叉。膏搖唇而增熾令。焰掉舌而彌葩。沃無瓶。令撲無筭。金流玉鏤令。曾不自比於塵沙。獨凄己而燠物。愈騰沸而較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爲禍。往搜乎太玄之輿。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豔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爲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倅。威氣而長嗟。不亦遠乎。

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璠華，鋪冲虛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雌條施，而以祟爲利者，夫何爲耶。

九 祭文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頌，六書奧祕，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濛汜已極，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接袂交襟，以邀以嬉，筇駕藹少，泝舟灑伊，笑咏周屋，其樂熙熙，丹霄何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或喪或存，山川是遠，繫我夫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邀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投文報章，旣歌且謠，及我爲郎，優遊吏部，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於素，自我於邁，歷刺東吳，離憂十年，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摠攸居，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翱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

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興哀。匍匐往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剝。日月逾邁。佳城遽卜。素車千里。逶迤山谷。晦爾精靈。藏之斧屋。嗚呼哀哉。丹旌卽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河酌。以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尙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薰。沖和茂著。孝友彰聞。濬發洪緒。激揚清芬。恩侔德祖。學紹子雲。瑩彼靈府。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之奧。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相。贊揚聖君。高山安仰。逝水沄沄。嗚呼哀哉。唯是伯仲。並爲士則。連擢首科。迭居顯職。公之懿美。發自朋僚。播於四方。令聞克昭。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起草南宮。時論增美。大梁有艱。天子是使。密勿之謀。唯道是履。復歸郎署。噉茲中兵。簡稽無撓。以考其成。英風未滅。沉痛遽嬰。孰云積善。降以促齡。昔歲江表。獲同宴語。謬爲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復惠德音。優遊多暇。眷眎逾深。情言盈耳。尺素相尋。冀茲競爽。焜耀偏林。及此凋落。祗摧我心。嗚呼哀哉。遣車就引。哀挽先路。迅風淒悲。頽景幽愁。傾都殄瘁。掉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潢污一觴。詎寫平素。尙饗。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於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秦強莫制。或竇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漸化椎髻。卒箠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表。前功載修。空道北出。式過蠻陬。梯航連連。旌施悠悠。輻湊都會。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推清能。公昔乘軺。人知準繩。鯨鱗以安。征賦用登。柱史稍遷。郎曹繼升。程功佐理。海裔斯澄。乃紀南方。專任是憑。禮分五玉。恩錫百朋。開府辟掾。羣英攸屬。顧茲陋微。敢廁甄錄。旣受筐籠。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慚豸角。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逸。伯氏左宦。爰滯中途。流連隱憂。言念涕滂。子姪莫在。使命頓殊。兢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徼。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猶在。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法星降災。庭懸遽徹。駟計爰來。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轄車北轅。中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譽處。杳然其量。廓爾其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爰

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弈，媚茲讜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攷禮成文，鑿章克舉，展樂承職，音官式序，既聯奏復，亦圖筍簋，播在奉常，永傳儀矩，脫略細微，傲忽煩言，坦然自居，無顧仇怨，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徙，再期騰鶩，孰云蓄憤，遽此歸魂，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於君室，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卹，爰若一屢，聞凋缺，互見遷黜，契闊伶俜，分形閉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翻其計書，來自番禺，塊守窮荒，山夔與居，有眉不申，有志不舒，况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菲禮無取，沉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楊憑詹事文

年月子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卿雲輪囷，天漢昭回，自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閒氣，心靈洞開，翱翔自得，誰屑羣猜，孝友忠信，聞於九垓，擢華發藻，其動如雷，世榮甲科，亦務顯庸，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於養，投劾引去，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亦莫有違，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公捍其強，仁及童孺，左遷而出，擁道牽

慕道峻多誇，德優見憎。煩言既詆，倚法斯繩。南過九疑，東逾秣陵。顛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傳王國，嘉聲聿興。詹事東宮，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頤頤今古，優游德藝。實期登發，再光文陛。誰謂昊天，遽茲降厲。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喪淑人。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敬齊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德輝閑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當沉痼，心術猶洽。撫膺頓首，流泣瞪視。既歛而還，莫傳音旨。鄉風長慟，於茲已矣。嗚呼哀哉！承訃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滢，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寄心雙表，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

昭祭於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甚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形軀獲宥，三黜無虧。賢良無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載之冊府，命以諫司。抗姦替否，與正爲期。奏書百上，知無不爲。誰謂劉賈，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濟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旣其守。黜刺南荒，義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隕首。邈矣高標，誰嗣於後。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感激之風，道同義立。中司守直，奸權是襲。致之微繹，誣以賄

入瑣瑣其徒，榜訊愈急，詔下三司議於洛邑。噫！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大忤三揖，危法施加，譖言俄及，左官變國，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其級，端於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再懼擯抑，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詞犯長，有志無力，惟韓洎劉同憶，霑臆道之不行，銜媿罔極，在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於志，將發其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心撰詞，義不可干，會逢友累，會莫自安，感於稽中，有涕洟瀾，嗚呼哀哉！壽宮久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一）憤舒文致美，願遡淳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勸止。

祭呂衡州温文

惟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人生，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連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

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尙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佞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勵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搖，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贊，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

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程等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質擢於天枝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發跡內史參其軍事自下廟上直詞屢至於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咏呻復從京邑辟署司錄振其綱條端我甸服黠吏屏氣貪官窒慾赫赫有命登於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准程校其簿書無失奇贏進爲正郎勾會是專乃刺於商虎節登山化壻爲沃致夷於艱道途謳歌有詔徵還忝我御史執其憲矩糾逃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察史必薪之楚終始七載不忘祗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阜囊密啓忠懇屢陳令望逾重名卿是屬拖紳遠聞卷衣已復禮備贈贈恩加命服窵窳有時歲月逾感播等猥備官屬况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潏潏致誠一觴拜訣堂筵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恆在諸儒晉登卻縠亦以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摠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有山有河殿此大都焜耀昌時振宣後學命服

之感。光於列岳。謂保豐福。永縻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俱起草萊。懷策旣陳。綸言燭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分命邦畿。步武獲陪。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於後多幸。謬列周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再獲聯事。東西相望。出處同道。樂惟其常。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公自左輔。遂膺推轂。我勤莠闕。爰摠九流。誰謂河廣。願言莫由。烹魚之問。往復相隨。惠好斯厚。惟以綢繆。余弟宗卿。獲芘仁宇。命佐廉問。忘其愚魯。假以羽翼。俾之騫翥。惠文峨峨。赤紱在股。榮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尙書禮殷。四方興嗟。况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哭張後餘詞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遠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爾而厲。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道而得乎世。然而不顯。則曰命。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博實弘裕。宜爲大官耆老。求其所以夭賤。無可得焉。旣得進士。明年疽發髀卒。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詔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使旣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子之優遊。是亦黃者。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爲仁。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棄。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幡幡而童。赫赫而辱。進襦袴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己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宜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願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祭李中明文

致祭於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恆令。夫子之志。勵以兢令。求中慊末。如履冰令。敦仁以孝。實烝烝令。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令。秉端守一。信厥明令。月踰歲長。行若登令。外溫其顏。內類直繩令。謾言來加。不遽陵令。舉世羣非。自視弘令。庶優游於道。大賚是承令。掩窀舒抑。與類升

令。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令。豈韜忠哀信。鬼所憎令。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令。吾方期子於暮。冀有興令。今而棄余。志若崩令。若將援爲上。喪厥肱令。恒其隕心。交背膺令。水之綿綿。山萬層令。又淫以雨雪。紆委礪礪令。鴟備夜啼。羣暝凝令。魂鬼以行。中道殘殍令。魑魅撓呵。貪可憑令。聊致吾愼。斯言孰稱令。

楊氏子承之哀辭

楊氏子承之。旣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况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沓。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戚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令承貞則。懿文章令好循直。誠耿介令又緯寬。學之勤令行彌專。質圭璋令文虎豹。超凌厲令馳聖道。力未具令志求通。道之遠令足先窮。有母嗷嗷令。有弟哀號。世父孔悲令。湘水滔滔。去昭曠令沉幽冥。魂冥冥令竟難託。死者靜令生者愁。子之淑令徒增憂。志甚良令命甚蹙。子之生令又何欲。悲吾耳令動吾神。誰使子令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令徒何爲。

舜廟祈晴文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文圭。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昧。今陽德倏候。有淪淒淒。降是水潦。混爲塗泥。岸有善崩。流或斷堤。泛濫疇隴。陂陁圍畦。恆雨獲戾。循咎增悽。忍茲嘉生。均彼蓬藪。敢望誅黑蜮。扶陰蜺。式乾后土。以廓天倪。桑感不害。餘糧可棲。或簸或溲。爲酒爲醢。鎗鎗笙鏞。坎坎鼓擊。百代祀德。吐心不攜。豈獨蘋藻。徵諸澗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象。宅於巖隈。風馬雲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神惟智知。我以誠往。欽茲有靈。爰以廟饗。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旣旱暵。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於臍蠶。某自朝受命。臨茲裔壤。莅政方初。庶無淫枉。廉潔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桑感。夷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獎。

祭蠶文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於蠶神。惟昔澗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是爲

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於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保固虐人。俾茲太平。猶用戒律。天子有命。施威於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爰薦求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於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蠹孽。達我涵育。收厥餘圍。役於校人。海隅黎獻。永底於理。無或頓刃。以爲神恥。急急如律令。

馮牙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禱於軍牙之神。秦定百越。漢開九郡。自茲編列。同於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孽。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散使臣。梟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敷於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趙魏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尙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於罰。官臣某。欽率邦典。統戎于征。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鏃刃鋒鏑。畢集于兇。躬鎧甲千盾。咸完於義。驅焚煬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於安。以靖離之隅。在具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

致祭於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爲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哺。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滋久。閔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卜茲利兆。於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澌石。今則順道。終古所無。事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成於富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禁門文

禁於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沴。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於麩麥。野夫與憂。官守增惕。諸陰旣閉。休徵未獲。敬用瓢齋。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六伯母之靈。伏維天錫壽考。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不借貴位。孰不悽惻。嗚呼哀哉。移天夙喪。丁此閔凶。主器繼天。莫承於宗。懿彼賢女。孝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天禍弊族。遠承哀訃。纏牽官事。奔哭無路。亦旣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祇拜堂帷。子姓凋落。宗門日衰。託于外姻。陳此靈儀。幼女號戀。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孱眇。祇益摧悲。誠愧於人。豈曰得宜。今歲調選。獲參士

林主其鐘書於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曩心。夙駕東征，祖軼將臨。朔望是違，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於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名播九圍，望高羣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承家乏祀，孝女良婿，式遵燕喜，某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爲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譴，逾紀漂淪，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遠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神感昭融，不疾而速，靈識逾濬，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從兄文

嗚呼！我姓嬋媯，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尙書，十有八人，中遭諸式，抑壓離冤，踣弊不振，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於耀，期復於前，君修其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乎郡落，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興起之望，是越是愆，歲首去我，將濱海境，留遊歡娛，涉月彌旬，夜熱膏炬，晝凌風烟，理策嶇欽，糜舟潺湲，將辭又醉，旣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僂檐，飛旆翩翩，升拜無形，合哭誰聞，逝歸從祔，於鄧之原，銘墓有詞，發我狂言，祗陳其悲，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侑肩，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邪，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

維年月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凋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譴，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子，慥慥早夭。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尙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愧。汝墨法絕代，知音尙稀，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卹，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紼，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君簡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曜於初，舉動京邑，施於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愈，蜀寇內侮，禍聯羌鬻，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超受刑曹，留總

南都移刺連州。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悼石是餌。元精以渝。雷謗愛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溟海浩浩。而君是逾。嵩山茫茫。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于康衢。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喪還大浸。又溺二孤。痼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謫於天。降此翦屠。樞不及歸。萬葬荒墟。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煢煢相視。撫悼增卹。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討。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濱紉以出。斧屋爰封。神非久留。息駕於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手酌以酌。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旅柩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扮而頹。或頤而萃。陰流泄漏。纖沒淪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睽眦欺苟。腥賤暗吻。輕嚚妄走。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輦。寧君之神。去爾東方。反爾故隣。亟奔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酌觴於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童六小卿之魂。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令謂吉其終。道克就。令胡典而喪。離厥咎。令蹈道而違。死誰祐。令豈汝之味。不能究。令將奪之鑿。使昏霧。令反衍攪。子哀何救。令骨肉無從。魂焉覲。令庶幾來歸。餒以侑。令酒實於觴。肉盈豆。令豈伊異人。余所授。令來耶否耶。歆氣臭。令。

祭崔氏外甥女文

叔舅宗元。祭於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恭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辨論。有疑必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洽通。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閔。神理何蒙。感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牧。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間幽躅。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怕焉自中。如刃之觸。邛阜有位。青烏載卜。道途尙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紉。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恠靈奇。取不可貪。既容有力。抑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褻其篋匱。拙深挾密。擔重揭責。守吏失職。詎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萃之材。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祇極其愛。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前次淹隈。笑領卽路。鳴鞘不迴。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贈誰會。既虞以奠。誰主誰辭。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附。圮土下呼。瀆淚徹壙。以沾以塗。此心未憊。祇益摧紆。累見於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祭呂景叔文

維年月日朔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於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鞠躬歷聘。或以不答。屠漁乖離。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

參差。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峨博大，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嘗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者其力，以達皇威，邊鄙不靖，俾供輿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今其沒矣，哀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遊，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皆，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貫於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盡已，有穉之妻，我弱之子，海壖東周，號哭萬里，葬劓之行，獲出於此，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敬文

夫產岷崙者，難爲玉，植鄧林有難爲木，公以令望，顯於華族，藝邃六書，學該七錄，耽此黃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出參甸服，紀綱淮海，政令惟肅，宰制岳瀆，周於仁育，儲闕典儀，直清收屬，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至於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遊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孽殄除，淫祠翦覆，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歸神何速，某感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嗚鑿適野，泛鷁淞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於無荒，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

常。今其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冥徹中寢。魂遷乘舟。邦人永思。匍匐隱憂。况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積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硜硜以終。堅不可磨。遊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於厄。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恩懷舊。興詞憤激。君昔來辱。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去適於越。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者之來。丹旆有翩。閱茲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道途之資。敢廢於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茲饗侑。

十 墓誌銘

單季子墓銘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貫。又且數中家。通爲書。號單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子。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

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困其獨。豐其辱。

續榮澤尉崔君墓誌

太傅公既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榮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於汴。汴陷於戎。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大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於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巨。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郭四州。曾祖諱爽。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於河滸。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

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閒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姪，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避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懼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尙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錢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簧，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將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闔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大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員外，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於

上。上命先君擿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閒。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靈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育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寶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旣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旣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旣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尙顧嗣續。不敢卽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威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拜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爲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舉職，爲邪險權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爲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厚。○贊，爲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歎處置使，卒。○

贊，爲尚書郎，以待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爲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

爲刺史發瘡卒。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巖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詰訓，爲給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感疾，自刃，發瘡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常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

李顥，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愨人也，爲御史中丞，齷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爲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

盧羣，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爲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爲長者。

鄭餘慶，榮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少，今爲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眞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癘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得志，復爲尙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爲尙書，在宰相之右，今爲徐泗節度。紆有學術，魯直爲尙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尙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旣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

虞當，會稽人，爲郭尙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

賈奔，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嗥嗥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莒，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管塗人，皆善言謔，式至河南尹，莒鄧州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以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節，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爲尙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舉詔策，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突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史，屏棄永貞中，召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爲文學，至御史，病警，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少監。

薛丹，同郭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羣，爲右補闕，給事中。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尙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復爲刺史。

崔凡，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尙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仕。

辛曄，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尙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於背如右。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某官。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爲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恆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強剛。游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爲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遊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使。延爲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沖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載筆乘輅。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潛燃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鄰國是倣。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餘斂。黔首休息。月校歲會。莫不如畫。庫豐財羨。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閩之寄。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公堂無事。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祿不及伐。冰政不獲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騁力。中塗踣足。高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尙書朗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賄賂甚厚。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匍匐救

助。事用無闕。丹旆素車。歸於上京。擇期定宅。莫有儻素。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掩坎廣輪。顧眄無依。徘徊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巖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司學徒。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戎政閑。黔首康。冠惠文。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篆遺德。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禽氏以食菜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某。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某。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詔。微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雨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

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警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事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殆矣。夫人吳郡陸氏。伯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卽位。牽牽備禮。祇奉裳帷。歸於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既而閔焉。在髫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親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設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與公。修詞以藻德。撰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爲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之大志。敍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徵。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

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敘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不誠心，裕於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於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爲吏部尙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軌，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於是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於號，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旣窆，立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

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聞惡若己讎。見莫色詔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尙古。謹聲律。切事類。譎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讀書不廢。晝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張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閒。又執事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方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瘡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臥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附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奉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於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

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弘子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於大
僂，徒播孺士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事也。又今無適主
以葬，天地有窮，此寃無窮。既舉葬，猶以不肖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遠是伯舅，聞其稱
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
事舅姑，周睦姻緣，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
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書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諳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
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翦製纒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
婦。先君之仕也，伯母伯母姑姊妹子姪皆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
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
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蒞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
得命於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吾其
行也。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
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子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
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赦，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若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

吾未嘗有成感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竄窮微。人多疾歿。炎暑煊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違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闢。而目不見。孤囚窮繫。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姓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祖某爲某官。父沖。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疑然殊異。及笄。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爲雅琴。奏聲操縵之具。婦道旣備。宜爲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帝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爽。自中書以上。爲宰相四世。噫。而伯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空焉。夫人從子而返于淮潁。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

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己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爲揚子丞。疾痺廢癩而沒。太原王紆。今爲右補闕。潁州陳萇。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揚州至於京師。道路遇疾。進館於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於平康里。自小斂至於大斂。比及葬。則二壻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於位。八月二十四日。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於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合以爲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且有葬於我志於我。故敍柳氏爲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夙淪夫子嗣。又喪。轎帷不復岷之陽。兆靈趾。棲鳳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白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詩文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於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會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禮。會伯舅爲河南尹。擇擇僚

案請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於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纓就位。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繼緜，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願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於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於平康里。將終，告於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於此命也。旣成婦矣，宜祔於皇姑。從兆於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旣不及養於舅姑，又不得佐於烝嘗。生君之子，不葦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緜。誓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於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於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愨而文，願以爲誌。

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哀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於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爲徐州長史。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巧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于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塚密石加蓋於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於家。遊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給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於貴壽。以至於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滂血而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於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泚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於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於邦家。克生賢女。以配於裴氏。裴氏至於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於國史。祠部府君諱植。業之以貞直。以至於金吾府君諱徽。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致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於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恆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懷之色。不光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時。眎滌濯。羞簞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於裴氏之門。而以睦於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謹歎。裴氏之大不幸歎。以夫人於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於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

其實骨體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於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尙慮積憂傷於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閒，故二稚未亂，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附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於乳媪，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長安縣之神禾原，從於先塋，附於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廕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凝，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於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卽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於外族，所以撫愛親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

故媒傳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暈暈涕，裹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於我，柔日既卜，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誓椎好言，始於善諶。雖閉地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丞嘗，忱惕之義，表於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况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於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甯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於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於上壽。端明惠和，宜齒於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於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衰門多疊，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逮於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其閉冠衣，純采，葦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悽動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詩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令，婉婉淑姿。鏘翔令容，委窮屢令。佳城鬱鬱，閉白日令。之死同穴，歸此室令。

下殤女子墓塋記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

去髮爲尼。號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
以爲成人者。然卒夭。斂用緇褐。銘用塋壁。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小姪女子墓壇記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今何
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詩文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於唐。其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
其嗣慎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於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人旣笄五年。從於北海王府君。
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
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
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於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其匡弼調護之勤。先帝棄萬姓。嗣皇承
大位。公居禁中。討讖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續。由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
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鈞肅給之效。內贊

謨。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於人。而夫人卒於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賜以布帛。嗚呼。夫人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涖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於天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於門。旣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於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於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若若紫綬。榮於高堂。惟昔孟氏。號爲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懿懿夫人。維其仙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於靈龜。閱此顯魂。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隴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己子。造次莫能辨。無忤忌之行。無犯迕之氣。一畝之宅。言笑不聞於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

十八日，既乳，病肝氣逆，肺牽抱左腋，巫醫不能已。某月之日，潔服飾，容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遷柩於洛。某月日，祔於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異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更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異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羣。祖曰某官飢。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異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會玄不續。簡之溫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是怙，夫屬忻然。髮鬢峨峨，蠶豆維嘉。烝嘗寶燕，其羞孔多。有髮有嚴，仲饗斯何。奚仲仲虺，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不居，誰任於家。書銘告哀，以寘嚴阿。

馬室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續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恆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屍矣，安得公

之文志我於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旣而閱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壤。追而納諸墓。

故永州刺史流配驩州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威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窆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于初。今尙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窆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備。 鯤爲祖。華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澁。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善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會祖。刑部員外郎府

君諱積，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傲，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恆得以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扶避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爲佐，離紛厖，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肇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以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葦歲畢具，刺金州，決高弛隙，去人水禍，渚茨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店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弈，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謫，謠舞擊琴，織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入，書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据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聞，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附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寶惟其英。讎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郎於會司。微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薄防漢滸。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辛魁。游手閉民。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于都。百務敍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殞在前。長原有墓。高會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東明張先生墓誌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俾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旣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於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

寧幽觀其形，與化爲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道，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遺去友耶？去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盪莽很悖，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顛，隳聖圖壽，離中就異，斂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倥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於石以紀。

虞鳴鶴誄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旣克葬於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爲鄉，延詡輔漢，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有茲其芳，祕書多能，垂耀於唐，泊於漢陽，世德以昌，毗贊尙父，休徵用陽，惟我先君，並時翱翔，洽主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於鄉，論爲秀士，百郡之選，叢於京師，味於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孰徇於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附於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

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倚閭千里，歡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通家修好，講道爲鄰，旣冠於昨，思致其身，升於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莫問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咸去韋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誅行謀諂，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

河東聞喜裴君，諱某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河間邢羣，以狀來告曰：會祖諱某，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起居郎，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很難處分之地，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爲第一，天下皆仰以爲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慈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晉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幸，恆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

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案位卑，是年月日，蒞渭南某里，遷韋夫人之喪，自萬年來，有俟，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寶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於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摧佞抑釋，太史是論。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奮豐福，不棄於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

十一 碑記文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閒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威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性。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

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旣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古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昏昏。放於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反戾鬪復。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慙。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卽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又筮之。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尙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期。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尙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尊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

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巖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微旁行。徒聽誣言。空有互闕。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旣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眞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儻于下。惟茲嶽上于尙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渾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前，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懷敬欣踊，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慈，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礱石峻整，植木菁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令，輶大方，威而仁，令幽以光，行峻潔，令貌齊莊，氣混溟，令德洋洋，演大律，令離毫芒。

度羣有令耀柔剛。棟宇立令像法彰。文字闡令聖言揚。詔褒列令宅南方。道之廣令用其常。後是式令宜久長。閱靈室令記崇岡。卽玄石令垂文章。學者慕令稱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爲得五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愆。以爲去凡卽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眞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邊。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劊巖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貸。凡南方顛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眞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恆如。寂用之涯。不可

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後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擊，旣塗旣斷，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恆寂，縱而不傲，在捨恆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廣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遣滿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嶽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

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遷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詔選講律僧士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匝。奉杖屨爲侍者數百。剃髮鬢。補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瀨瀨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與。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尙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尙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晉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尙書曹王暉。裴公胃。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縞冠素鳥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備

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姓。凡去儒爲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禳告其期。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眞公。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鄧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令。卒有傳。革大詆令。持法權。衆之至令。志益虔。雷發兆。功已宣。星告妖。令壽不延。靈變化。令迎大仙。躡茲石。令垂萬年。世有壞令。德無遷。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據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昂衛之武。告於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均節委。

積。咸執牘事。至於祠下。稽度既備。備役惟時。斬木於上游。陶埴於水涯。酒桴酒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於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瞽瞍。上承輝光。克艱以又。德罔不至。帝旣野死。神亦不返。食於茲川。古有常典。毆被屢擊。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其恭。有茲其馨。沉牲爰告。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矯泖。神位湘漘。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攄旣醜。椒馨爰糶。胤於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燄於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於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於江。旣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間。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旣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溽溽。湘水如舞。將子無譴。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鼃魚鼃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

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纖葛締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鼈鼉鼉，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道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恆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虜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命，元老用老。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計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瀆。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曠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

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遞。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偃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瓊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備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情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勇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上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龍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懂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爲尅敵之日。卅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露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

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之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卽圖之詞可繼。銘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列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慙，孤城旣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偉焉勳烈，孰與齊躡。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鑿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諡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於其祠，幢蓋鍾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

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諱乖淫流，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尤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揖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隨，惟道之喪，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誣，由師內鑒，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隆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諡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旣復，大行乃誅，光

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泊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恭負薪楨。以爲僕役而嫖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豁谷。丕勤誘掖。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旣具。以泊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

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服屣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始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於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慧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

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某日葬於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斂。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蒙正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愍勳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

大道。蒸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昧未祀。至殷未殄。比于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圖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模。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各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宜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邢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偏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旂章。粢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閔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椽棟毀墜。會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覺然不寧。若罔獲承。旣察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泮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獻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

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丕。旨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光。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泮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難。侔於蜀。蓋銘茲德。以告於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於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泮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於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敬。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眴眴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退退齊

平。柔肌冷體，莫不充盈。歸懼於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疾其多。公斯參禮，民感休嘉。從於魯風，祇以詠歌。公錫於天，眉壽來加。公賚於王，休命是荷。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醑申申，王道式訖。諸儒作詩，思繼泮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冀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於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監厓令裴均、虔承聖模，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礪柱礎，陶瓴甃，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旣興功，女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於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扞踏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於胥徒黃髮者，艾野夫阪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於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命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於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旣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黍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甯，祀典修飾，禳祈幣雪，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爲豐穰，實我黍盛，人賴蕃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材，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於人，永宅厥靈，奔

奔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齋夫。齎背覬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策刺堅石。永世將聲。

太白山祠堂碑

雍州西南界於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恆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亡寒暑乖候則禱之。癘疾祟降。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於茲山。又詔京兆尹宣飾祠廟。遂下令於旬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闢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皋。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在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遇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於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於碑之陰。惟君教行於家。德施於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於鰥寡。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強禦。獄訟不私於上。罪責不及於下。農事課勸。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歆而甯。宜為君之誠敬。克合於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十二 一部份未整理之稿件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爲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弘帝堯之法天。過殷湯之解網。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爲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凡百兢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皋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數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烈文。時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曷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謙謝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尤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謹獻鴻名。天意未從。隕越無措。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參天兩地之功。爲而不有。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至哉王言。作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爲尊號者。所以類上帝。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羣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惴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虔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登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

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蠹賊盡除。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常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厭望。百功怨思。是以啓元和之感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旣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潢汙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無任屏營之至。

爲京兆府請尊號表三首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第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威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怨思。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端而繁委。汚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草木蟲獸之微。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昭然長春。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甯。上奉天恩。踟躕知懼。頓頌

闕下願復鳴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不勝懇倒惶恐之至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執謙爲德以順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表昊穹之睽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避太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竝皆發丹誠將貫白日復請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尙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謗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親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備禮樂興行宸軫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鯨鯨童幼謠歌道身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益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石靈等言。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威德光大。玄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

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卽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復野多滯穗，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尤溢於京坻，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旣勤，遐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書。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苦泣血。號慕無時。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孤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懷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遣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顯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爲難，酌禮之情，得中爲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君子不爲，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萬姓長號，九有顯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尙輟乃謹之言，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晉，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香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黎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戕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

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扆，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導違，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訟，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苦啜泣，庶政闕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尙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奉某月日勅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冊，允昇寶位，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奉遺訓，永保鴻業，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

失覆載。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恆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詔。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寶命方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文王遂無憂之志。正名紀曆。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歡呼拊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謨。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傳種德。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擺秀。連蒂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水。煥開宮沼。旁映給園。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曆竄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無任拊蹈

喜躍之至。

爲王京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卽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旣宣。遂洽漏泉之澤。穰麩周布。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馭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漣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憊。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瀆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賜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太和。慚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蒼蔚且躋於南山。百穀仰榮。滂霈遂沾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帝虛美於桑林。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恆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於肥磽。滲瀉盡霑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莫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令。邦國異圖。臣乘君則令。王易爲侯。威強逆制令。鬱命轉幽。疹疊膠密令。肝膽爲仇。奸權蒙貸令。忠勇以劉。伊時云幸令。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令。橫驅以抑。嵩高折墜令。

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令，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令，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令，王不寤夫
讒賊，卒施快於剽殺令，恒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令，菴茸欣植，端驪折足令，罷鷲抗臆，鷲鳥之
高翔令，孽狐喘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令，夫孰病而而伸一，挺寡以校衆令，古聖人之所難，矧援
羸以翔威傲令，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令，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令，安情廟之
將殘，嫉彪子之肆誕令，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令，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令，
卒頽幽而不利，版上帝以飛精令，黷廖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狙愬令，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
辭令，愈洋洋以超忽，心互涸其不化令，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令，非大夫之操，詔瑕委厄令，
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令，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令，侔貞臣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令，
縮遠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令，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令，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
死令，賢無樂得其所，大夫死忠令，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余忠甫。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令，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泊羅令，擘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令，冀陳
詞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令，惟道是就，支離搶攘令，遭世孔疚，華蟲薦攘令，進御羔裘，牝雞咿嘷
令，孤雄束味，哇咬瓊觀令，蒙耳大呂，董喙以爲羞令，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令，宮庭之不處，陷

塗藉穢令。榮若繡黼。橫折火烈令。娛娛笑舞。譏巧之嘵嘵令。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慝令。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令。反寘瓊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令。進愈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令。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令。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令。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令。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令。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令。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令。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令。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愜愜令。浴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令。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令。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令。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令。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令。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霆令。苟爲是之荒茫。耀姘辭之曠朗令。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令。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令。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激令。抑銜忍而不長。芊爲屈之幾何令。胡獨焚其衷腸。吾哀今之爲仕令。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令。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令。曰吾言之不行。旣踰風之不可去令。懷先本之可忘。

弔樂毅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大廈之驚令。風雨萃之。車亡其軸令。乘者棄之。嗚呼夫子令。不幸其類。尙何爲哉。昭不可留令。道不可

常。畏死疾走令。狂顧傍徨。燕復爲齊令。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令。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令。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令。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令。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恫款令。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令。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令。匪謀慮之不長。蹊陳辭以隕涕令。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令。言余心之不臧。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尙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

可復反毫股。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旣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且乃已。其餘礫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旣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龍馬圖贊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鬣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

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孚至神令，保尾童鬣，疏紫鱗令，巍然特出，瑞聖人令，理平和樂，百樂陳令，鳴鑾在御，大路遵令，世厲道特，還吾真令，哀鳴延首，慕水濱令，沛焉潛泳，旋齋淪令，淵居海逝，靈無鄰令，出處孔時，類至仁令，嗟爾衆類，孰是倫令，進昏死亂，阡厥身令，匪馬之慕，吾誰親令，贊之斯圖，宣世珍令。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懼，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旣以儆己。又以誠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雖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巧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呼友乎。敬爾毋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旣除。訕諛乃亡。晉敗楚鄆。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懼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抵盆爲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

然卒途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改得麋覺，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尤皆如人意，麋覺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虤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愬愬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權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

康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撒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